

# 目錄

<b>第一章</b>	<b>我的家族</b>
〇〇六	我的姓氏和世系
〇一二	我所知道的乾隆與和親王
〇二五	我的幾位祖上和外祖上
<b>第二章</b>	<b>我的童年和求學之路</b>
〇四四	入學前後
〇五三	入學前後
〇六九	我的幾位恩師
<b>第三章</b>	<b>我與輔仁大學</b>
〇九二	三進輔仁
一〇二	循循善誘與登堂入室
一一六	輔仁逸事
<b>第四章</b>	<b>我與師大</b>
一三四	院系調整
一四一	反右風波
一五〇	「文革」時期
一六一	老伴之死
一七三	遲到的春天
<b>第五章</b>	<b>學藝回顧</b>
一八六	書畫創作
二〇一	書畫鑒定
二一九	詩詞創作
二三〇	學術著作
	<b>後 記</b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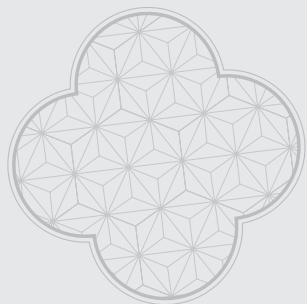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啟功畫墨蘭（1945）



▲ 啟功畫《竹石圖》（1948）

# 第一章



我的家族

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。雍正的第四子名弘曆，他繼承了皇位，這就是乾隆皇帝。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晝，只比弘曆晚出生一個時辰，當然他們是異母兄弟。乾隆即位後，封弘晝為和親王。我們這支就是和親王的後代。

## 一、我的姓氏和世系

我叫啟功，字元白，也作元伯，是滿洲族人，簡稱滿族人，屬正藍旗。自 1931 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「九一八」事變，在滿洲建立偽滿洲國後，大多數滿洲人就不願意把自己和「滿洲」這兩個字聯繫在一起了。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，是他們侵略了滿洲，分裂了中國，這不能賴滿洲族人。日本強行建立偽滿洲國，想把滿洲族人變成「滿洲國」人，這是對滿洲人的極大侮辱。後來日本又把溥儀弄到滿洲，讓他先當執政，後當皇帝。如果他從大清皇帝的寶座上退位後，變着法兒地想復辟，重登帝位，那也是他自己的事，與我們滿洲人無關；但由日本人扶持，做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，那就是對滿洲族人的極大侮辱了。溥儀有一個號叫「浩然」，不管他叫溥儀也好，還是叫「浩然」也好，不管他真「浩然」也好，還是假「浩然」也好，這都是他自己的事，與我們無關；但他一旦叫了「滿洲國」的皇帝，就與我們有關了。這等於把恥辱強加在所有滿洲族人的身上，使他個人的恥辱成為所有滿洲族人的恥辱。這是我們所不能允許的，也是我們不能承認的。我們是滿洲族，但不是「滿洲國」的族；我們是滿洲族的人，但不

是「滿洲國」的人，這是我首先要聲明和澄清的。

滿洲族的姓很多。滿語稱姓氏為「哈拉」。很多滿語的姓都有對應的漢姓。如「完顏」氏，是從金朝就傳下來的姓，音譯成漢姓就是「王」；「瓜爾佳」氏，音譯成漢姓就是「關」。所以現在很多姓王的、姓關的，都是完顏氏和瓜爾佳氏的後代，當然更多的是原來的漢姓。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種體現。我曾寫過一篇《談清代少數民族姓名的改譯》的文章，登在《清華大學學報》2002 年第 4 期上，專談有關這方面的事情。

我既然叫啟功，當然就是姓啟名功。有的人說：您不是姓愛新覺羅名啟功嗎？很多人給我寫信都這樣寫我的名和姓，有的還用新式標點，在愛新覺羅和啟功中間加一點。還有人叫我「金啟功」。對此，我要正名一下。「愛新」是女真語，作為姓，自金朝就有了，按意譯就是「金」，但那時沒有「覺羅」這兩個字。「覺羅」是根據滿語 gioro 的音譯。它原來有獨自的意思。按清制：稱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為大宗，他的直系子孫為「宗室」，束金黃帶，俗稱「黃帶子」，塔克世的父親覺昌安兄弟共六人，俗稱「六祖」；對這些非塔克世——努爾哈赤「大宗」的伯、叔、兄、弟的後裔稱「覺羅」，束紅帶，俗稱「紅帶子」，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，政治經濟上也享有特權，直到清亡後才廢除。清朝時，把這個「覺羅」當做語尾，加到某一姓上，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，原來姓「舒舒」氏，後來加上「覺羅」，就叫「舒舒覺羅」，而老舍又從「舒舒」中取第一個「舒」字做自己的姓，又把第二個舒字拆成「舍」字和「予」字，做自己的名字，就叫舒舍予。同樣，也把「覺羅」這個語尾，加到「愛新」後面，變成了「愛新覺羅」，作為這一氏族的姓。也就是說，本沒有這個姓，它是後人加改而成的。再說，覺羅帶有宗室的意思，只不過是「大宗」之外的宗室而已，在清朝滅亡之後，再強調這個覺羅，就更沒有意義了。這是從姓氏本身的產生與演變上看，我不願意以愛新覺羅為姓的原因。

現在很多愛新氏非常誇耀自己的姓，也希望別人稱他姓愛新覺羅；別人也願意這樣稱他，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恭維。這實際很無聊。當年辛亥

革命時，曾提出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」的口號，成功後，滿人都唯恐說自己是滿人，那些皇族更唯恐說自己是愛新覺羅。後來當局者也認為這一口號有些侷限性，又提出要「五族共榮」，形勢緩和了一些，但解放後，那些愛新氏，仍忌諱說自己是愛新覺羅，怕別人說他們對已經滅亡的舊社會、舊勢力、舊天堂念念不忘。到了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只要說自己姓愛新覺羅，那自然就是封建餘孽、牛鬼蛇神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。「文革」後落實民族政策，少數民族不再受歧視，甚至吃香了，於是又出現以姓愛新覺羅為榮的現象，自詡自得，人恭人敬，沉瀆一氣，形成風氣。我覺得真是無聊，用最通俗的話說就是「沒勁」。事實證明，愛新覺羅如果真的能作為一個姓，它的辱也罷，榮也罷，完全要聽政治的擺佈，這還有什麼好誇耀的呢？何必還抱着它津津樂道呢？這是我從感情上不願以愛新覺羅為姓的原因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愛新覺羅家族的人，想以這個家族的名義開一個書畫展，邀我參加。我對這樣的名義不感興趣，於是寫了這樣兩首詩，題為《族人作書畫，猶以姓氏相矜，徵書同展，拈此辭之，二首》：

聞道烏衣燕，新雛話舊家。  
誰知王逸少，曾不署琅琊。

半臂殘袍袖，何堪共作場。  
不須呼鮑老，久已自郎當。

第一首的意思是說，即使像王、謝那樣的世家望族，也難免要經歷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的滄桑變化，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為重的，就像王羲之那樣，他在署名時，從來不標榜自己是高貴的琅琊王家的後人，但誰又能說他不是「書聖」呢！同樣，我們現在寫字畫畫，只應求工求好，何必非要標榜自己是愛新覺羅之後呢？第二首的意

思是說，我就像古時戲劇舞台上的丑角「鮑老」，本來就衣衫襤褸，貌不驚人，郎當已久，怎麼能配得上和你們共演這麼高雅的戲呢？即使要找捧場的也別找我啊。我這兩首詩也許會得罪那些同族的人，但這是我真實的想法。說到這兒，我想起了一件笑談：一次，我和朱家潛先生去故宮，他開玩笑地對我說：「到君家故宅了。」我連忙糾正道：「不，是到『君』家故宅了。」因為清朝的故宮是接手明朝朱家舊業的。說罷，我們倆不由得相視大笑。其實，這故宮既不是我家的故宅，也不是朱家的故宅，和我們沒有任何關係。別人也用不着給我們往上安，我們也用不着往上攀，也根本不想往上攀。

但偏偏有人喜好這一套。有人給我寫信，愛寫「愛新覺羅·啟功」收，開始我只是一笑了之。後來越來越多，我索性標明「查無此人，請退回」。確實啊，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證、戶口本，以及所有正式的檔案材料，從來沒有「愛新覺羅·啟功」那樣一個人，而只有啟功這樣一個人，那「愛新覺羅·啟功」當然就不是我了。

要管我叫「金啟功」，那更是我從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。前邊說過，滿語「愛新」，就是漢語「金」的意思。有些「愛新」氏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，早早改姓「金」，這不足為奇。但我們這支一直沒改。清朝滅亡後，按照袁世凱的清室優待條件，所有的愛新覺羅氏都改姓金。但我們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凱，他這個人出爾反爾，朝令夕改，一點信譽也不講，是個十足的、狡詐的政客和獨裁者。我祖父在臨死前給我講了兩件事，也可以算對我的遺囑。其中一件就是「你絕不許姓金，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孫子」。我謹記遺命，所以堅決反對別人叫我金啟功，因為這對我已不是隨俗改姓的問題，而是姓了金，就等於是違背了祖訓，投降了袁世凱的大問題。至於我曾被迫地、短暫地、在紙片上被冒姓過一回金，那是事出有因的後話。

總之，我就叫啟功，姓啟名功。姓啟有什麼不好的呢？當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兒子就叫「啟」。所以，我有一方閒章叫「功在禹下」，「禹下」

就指「啓」。我還有兩方小閒章，用意也在強調我的姓，用的是《論語》中曾子所說的兩句話：「啓予足，啓予手」，意為要保身自重。有一個很聰明的人見到我這兩枚閒章便對我說：「啓先生參加我們的足球隊、籃球隊吧。」我問：「為什麼啊？」他說：「可以『啓予足，啓予手』啊。」我聽了不由得大笑。我很喜歡這幾方閒章，經常蓋在我的書法作品上。

要說姓，還有一個小插曲。我從來沒姓過愛新覺羅，也沒姓過金，但姓過一回「取」。原來在考小學張榜時，我是第四名，姓名卻寫作「取功」，不知我報名時，為我填寫相關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兒的人，這位先生「qi」「qu」不分，而且不寫「曲」，偏寫「取」，於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「取」，這倒是事實。

我雖然不願稱自己是愛新覺羅，但我確實是清代皇族後裔。我在這裏簡述一下我的家世，並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貴族出身，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闊過。其實，從我的上好幾代，家世已經沒落了。之所以要簡述一下，是因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國近代史密切相關的。我從先人那裏得到的一些見聞也許能對那段歷史有所印證和補充。現在有一個學科很時髦，叫「文獻

學」。其實，從原始含義來說，文是文，獻是獻。早在《尚書》中就有「萬邦黎獻共惟帝臣」的說法，孔穎達注曰：「獻，賢也。」孔子在《論語》中也說過：「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，文獻不足故也。」朱熹注曰：「文，典籍也；獻，賢也。」可見，「文」原是指書面的文字記載，「獻」是指博聞的賢人的口頭傳聞。我從長輩那裏聽到的一些見聞，也許會補充一些文獻中「獻」的部分。當然，因為多是一些世代相傳的聽聞，也難免在一些細節上有不夠詳盡準確的地方。

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。雍正的第四子名弘曆，他繼承了皇位，這就是乾隆皇帝。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晝，只比弘曆晚出生一個時辰，當然他們是異母兄弟。乾隆即位後，封弘晝為和親王。我們這支就是和親王的後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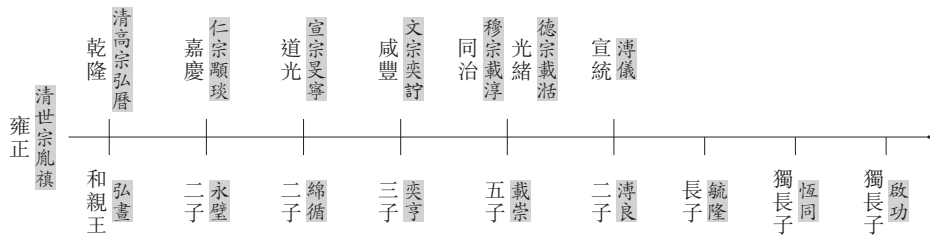
弘字輩往下排為永、綿、奕、載、溥、毓、恆、啓。永、綿、奕、載四個字是根據乾隆恭維太后的詩句「永綿奕載奉慈幃」而來的。「奕」有高大美好的意思，全句意為「以永久、綿長的美好歲月來敬孝慈祥的母親」，也可謂極盡討好之能事了。溥、毓、恆、啓四個字是後續上去的，沒有什麼講頭。

我們這一支如果從雍正算第一代，第二代即為雍正第五子和親王弘晝，第三代為永璧，他是和親王弘晝的次子，仍襲和親王。同輩的還有四子永理（即成親王）、六子永煥、七子永琨等。第四代叫綿循，他是永璧的次子，仍襲王爵，但由和親王降為和郡王。第五代為奕亨，他是綿循的第三子，已降為貝勒，封輔國將軍。同輩的還有四子奕聰、六子奕瑾、九子奕蕊等。按規定，宗室封官爵多為武銜，不但清朝如此，宋朝、明朝也如此，如宋朝的宗室，高一級的封節度使，次一級的封防禦使，都是武職。又如明朝的八大山人朱耷，作為宗室，也是封武職。所以從奕亨那代起，我家雖都封為將軍，但只是個虛銜而已。第六代即為我的高祖，名載崇。他是奕亨的第五子，因是側室所生，不但被迫分出府門，封爵又降至僅為一等輔國將軍。同輩的還有四子載容等。傳到第七代有三人。次子名溥



◀ 啟功用章

良，即是我的曾祖，根據爵位累降的規定，只封為奉國將軍。他的哥哥叫溥善，是我的大曾祖，弟弟叫溥興，是我的三曾祖，也都襲奉國將軍。第八代共有五人。我的祖父行大，名毓隆，二叔祖名毓盛，三叔祖、四叔祖皆夭折，五叔祖名毓厚，過繼給我大曾祖，六叔祖名毓年。第九代即我的父親，名恆同，是獨生子。如以圖表表示，則世系承接關係如下：



## 二、我所知道的乾隆與和親王

我的九代祖是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，這兩個字都是不常用的。清朝皇帝的名字一般都很怪，字都很生僻，為的是防止出現更多的避諱字。如康熙最初所立的太子名胤礽（réng 或 chéng），人人都要避諱這兩個字，甚至這兩個音。大家知道，清朝有一個著名的詞人叫納蘭成德（容若），後來一度改為納蘭性德，就是為了避諱 chéng 這個音。但胤礽被廢後，後人仍管納蘭叫性德就不對了。因為他死後，親朋在弔唁時，都稱他為成容若。胤礽被廢後，立為理親王，與禮親王昭槤等都屬於「世襲罔替」的「八家鐵帽子王」。理親王的諡法為「密」，這不是好字眼。後來胤禛當了皇帝（雍正），於是同輩的人為避諱「胤」字，而改為「允」字。雍正只特許他喜歡的懿親王胤祥可以不避，但他自己不敢，還是自動改為允祥。

雍正有十個兒子。長子早在乾隆出生的前七年，即康熙四十三年死去，二子、三子、七子、八子、九子、十子皆夭折。六子又過繼給別人。

所以這裏面只有第四子弘曆與第五子弘晝有繼承皇位的可能。後來弘曆當了皇帝，這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，而弘晝只能被封為和親王。在爭奪帝位的過程中，他們兩人的關係十分複雜微妙。其中生辰是一個關鍵。弘晝只比弘曆晚出生一個時辰，但就是這一個時辰決定了他們終身的兄弟地位，進而決定了他們終身的君臣地位。弟弟雖被封為親王，但在皇帝哥哥面前只能永遠是臣子。

他們之間的關係之所以複雜，還有一個特殊的背景。按清制：某后妃生了孩子，必須交給另外的后妃去撫養，即親生的母親不能直接撫養親生的兒子，目的是避免母子關係過於親密而聯合起來有所企圖，甚至謀求皇位。這是皇室和皇帝最忌諱的事。為此不惜割斷母子之間的血緣親情，用心可謂良苦。和親王是雍正耿氏妃所生（後被封為裕妃，地位在諸妃之上，死後被尊為純愨皇貴妃），而撫養他的恰恰是乾隆的生母（雍正時封為熹妃，乾隆即位後，稟雍正遺命，尊為孝聖憲皇太后）。而乾隆生下後又被別人所撫養。人的感情是複雜的。雖然天下的母親沒有不愛自己親生骨肉的，但對從小就把他拉扯大的孩子也會產生深厚的感情；而對雖為親子，卻從來沒親自撫養過的孩子，感情上就未免容易隔閡或疏遠。乾隆的生母就是這樣的人，她雖不是和親王的生母，但從小把他撫養大，對他感情非常深，喜愛的程度遠遠超出親生兒子乾隆。乾隆長大後當然非常了解這種感情和這層關係，特別是當了皇帝之後，更不得不時時加以提防。因為自己當了皇帝，生母就是太后。太后在清朝有很大的權力，甚至是廢立大權。乾隆總擔心太后因喜愛和親王就藉故廢掉自己而立和親王。所以乾隆不得不採取極為謹慎、周密的策略和辦法。他一方面對太后十分恭敬，晨昏定省，禮儀上格外尊崇，甚至大興土木，修建大報恩寺（即後來的頤和園主建築）為太后做壽；另一方面就是處處帶着太后，表面上是向外界表示母慈子孝，自己時時侍奉在太后的左右，實際上是隨時看着她，隔開她與和親王的聯繫。與其交給別人看着，總不如自己看着更放心。但史家卻往往沒有看透這一點。《清史稿·后妃傳》在記載乾隆生母時稱：

高宗事太后孝，以天下養。……太后偶言順天府東有廢寺，當重修，上從之。……上每出巡幸，輒奉太后以行。南巡者三，東巡者三，幸五台者三，幸中州者一，謁孝陵，獮木蘭，歲必至焉。遇萬壽，率王大臣奉觴稱慶。……慶典以次加隆。……先以上親制詩文（前邊提到的「永綿奕載奉慈幃」就是這類詩文）、書畫，次則……諸外國珍品，靡不具備。

如果把「奉太后」「南巡、東巡」等解釋為「孝敬」，也許勉強可通，但「獮木蘭」就令人費解了。「木蘭」是滿語「吹哨引鹿」的意思，清朝皇帝常於每年秋率王公大臣到圍場打獵習武，稱「木蘭秋獮」，稱其地為木蘭圍場。後來這個制度與這個圍場都逐漸廢弛，圍場成了放牧墾田的地方，於是索性改為「圍場縣」，今屬河北省。顯然，「木蘭秋獮」，就是當時的軍事演習，這和太后有什麼直接關係？為什麼也非要帶着她？而且非要等她病重後才把她送回承德的避暑山莊？這不明明是對太后存有疑慮，才時時帶在身邊嗎？

後來有一位著名的學者叫王伯祥，著述甚豐，雖有很多在抗日戰爭中毀於戰火，但有一部《乾隆以來繫年要錄》尚存，這個名字是套用宋人李心傳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而來的，但「建炎以來」是南宋在江南另開基業，套用到「乾隆以來」未見得準合適。書中用大量的篇幅大談特談乾隆如何每日親侍太后左右，他們之間如何的母慈子孝，把這些當成煞有介事的美談。這只說出了表面現象，而沒有看到深層原因，即不了解乾隆為什麼要如此孝順太后。他表面上做得很堂皇，像個大孝子，但實際上是另有考慮。這是很多修清史的人，包括我很尊敬的王伯祥老所不知的。我曾為這本書寫過一篇跋，雖然沒有直接道破這一點，但有一段話卻是針對類似所有這樣的現象而發的：

後世秉筆記帝王事跡之書，號曰「實錄」，觀其命名，已堪失笑。夫人每日飲食，未聞言吃真飯，喝真水，以其無待申明，而

人所共知其非偽者。史書自名實錄，蓋已先恐人疑其不實矣。又實錄開卷之始，首書帝王之徽號，昏庸者亦曰「神聖」，童騃者亦曰「文武」，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實矣。

這是我很得意的一段文字，得到葉聖陶老「此事可通讀報章」的稱讚。

「和王」滿語叫「和碩」，意為四分之一，一角，相當於英語的quarter，即他的爵位享有皇帝四分之一的權力。其實雍正在挑選繼嗣時非常慎重，對他們從小就進行觀察，多次通過不同的方式方法進行試探，測驗弘曆與弘晝兄弟的喜好、性格、志向、能力。當乾隆與和親王還在上書房唸書的時候，雍正就常讓太監拿一些小東西、小玩意兒，如小盒子、圖章等賞給這兩位阿哥（太監在皇帝面前一律稱皇子為「阿哥」），平時見面時也常如此。這些東西多少有些志趣尊卑的象徵性。雍正本希望乾隆能拿到好的，但乾隆總搶不過和親王，好東西每次都被他搶走，這種「搶尖兒」的行為也很能反映一個人的性格。所以雍正最終選定乾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。一旦決定後，就把他的名字作為皇位繼承者放在神聖的乾清宮「正大光明」的匾額後面，以示鄭重。（後來我發現，這四個字是根據位於西華門內路北咸安宮門兩側的刻石翻拓的，一邊是「正大」兩字，一邊是「光明」兩字，這四個字是順治皇帝所書。原拓片在台灣，現在掛在太和殿上的是重拓的，墨跡不如原來的濃。）但弘晝卻不這樣想。他對自己因只比乾隆晚生一個時辰而沒能當上皇帝始終耿耿於懷，說不定還會懷疑是不是有人在裏面做了手腳，因為那時還沒有準確的計時方法，更沒有準確的接生記錄，早一時辰，晚一時辰，只是那麼一報而已。日久天長，他的心理難免有些變態。再加上自小受到太后的寵愛，有恃無恐，所以脾氣稟性頗為怪異。他喜歡自己做點小玩意兒，家裏盆盆罐罐的小擺設以及一些祭祀的用品都是紙糊的。每到吃飯的時候就讓傭人跪一院子，大哭舉哀，他自己在上面邊吃邊樂，覺得很痛快。前面提到的「鐵帽子王」之一的禮親王昭槤，曾編過一本《嘯亭雜錄》，書中多記宮中之事，這是一般人所不敢寫的，只

有像他那樣地位的人才敢這樣寫，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是一部很重要的書。我曾買得此書中的兩卷，是一般版本中所沒有的，後交給中華書局，以補充原來的不足。書中有一條叫「和王預凶」，說的就是這件事。「凶」是五禮之一。五禮包括「吉」「凶」「賓」「軍」「嘉」五種，即以吉禮敬鬼神，以凶禮哀邦國，以賓禮親賓客，以軍禮誅不虞，以嘉禮和姻好。和親王在沒死前即預先行凶禮，而且這種禮是哀邦國的，對國家很不吉利。也許他心想這國家反正不是我的。這說明他心理嚴重失態，而且是有意衝着乾隆來的。乾隆拿他也沒辦法，還說你既然喜歡做小玩意兒，乾脆去負責造辦處吧。他於是做了一個小板凳，上面鋪上馬鞍子，自己騎在上面，還問：「哥哥您看怎麼樣？」乾隆只好尷尬地說：「好。」他又馬上跪下磕頭請罪，說：「我在皇上面前失禮了。」氣得乾隆無奈地說：「這是你找尋我啊，我並沒說你有什麼不對啊！」這話看似寬宏，實際積怨很深，挑明是你故意尋釁。又如，一次他和乾隆一起到正大光明殿去監考八旗子弟。到了傍晚，他請乾隆先去吃飯，乾隆沒答應，他便有意激道：「難道您還防備我買通他們不成？」乾隆當時沒說什麼。第二天和親王又覺得不妥，向乾隆叩頭謝罪，說自己出言不遜，冒犯了天威，請皇上不要計較。乾隆答道：「我要是計較，就憑你昨天一句話，就可以把你剁成肉醬！」從中不難看出他們的積怨隨時有爆發的可能。這種緊張的關係一直延續到和親王死去。據說他病重臨死時，乾隆曾去看望過他。和親王掙扎着爬起來在牀上給乾隆磕頭，一邊磕，一邊用兩手圍在頭上，比畫出帽子樣。和親王的用意是希望乾隆把自己「頭上」的這頂「和親王」的「帽子」永遠賞給子孫，就像八家「鐵帽子王」那樣永遠世襲罔替地傳下去。也不知乾隆是真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，所答非所問地摘下自己的帽子，交給他，說：「你是想要我的帽子啊？」眾所周知，皇帝的桂冠就是權力的象徵。不知乾隆此刻是把這頂帽子當成普通的帽子，還是當成具有特殊意義的帽子。如果是後者，是想讓和親王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沾一下這頂桂冠的邊，還是諷刺他「你到臨死也不忘這頂帽子」，這只能是見仁見智地任人評說了。但和親王不算世襲

罔替的「鐵帽子王」，而他死後乾隆仍讓他的兒子永璧多襲了一代和親王，而永璧的兒子雖不再襲親王而改襲郡王，也確實對這位弟弟法外開恩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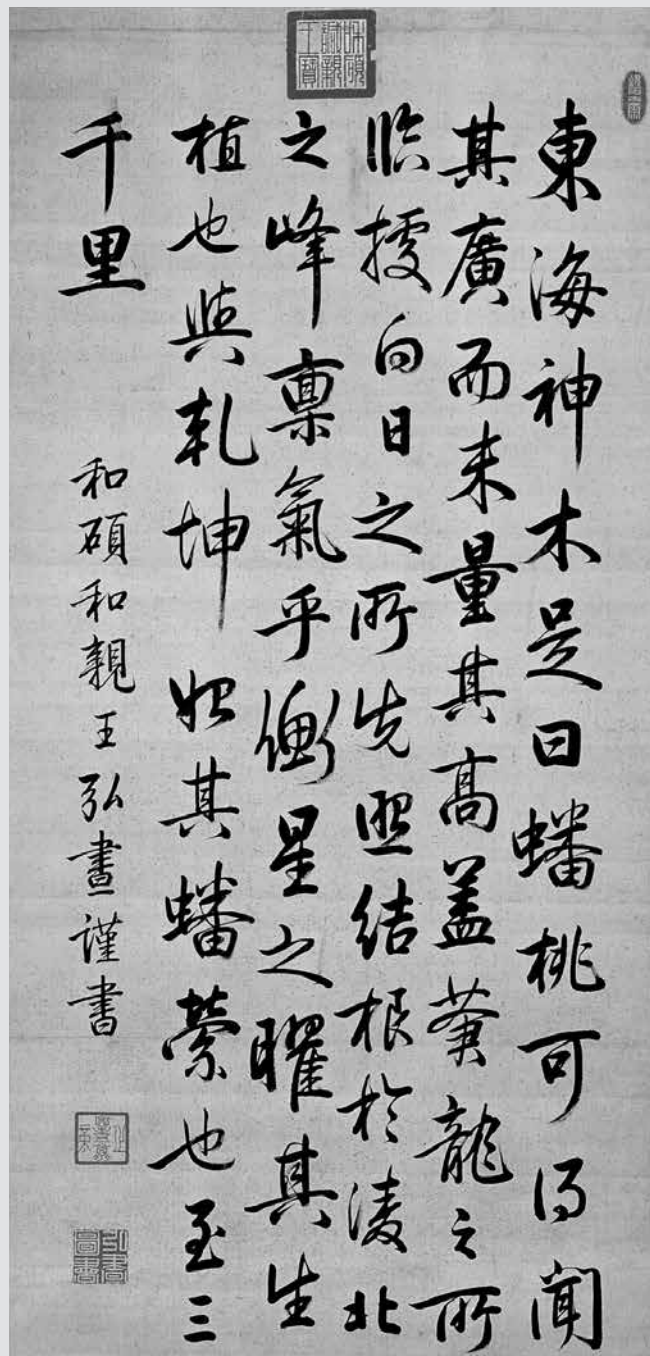
《清史稿·諸王傳》有一段不到三百字的和親王傳，其中除了對殿試這一段有具體的記載外，其餘都是概括的介紹，說他：

少驕抗，上每優容之……性復侈奢，世宗（雍正）雍邸舊貲，上悉以賜之，故富於他王。好言喪禮，言：「人無百年不死者，奚諱為？」嘗手訂喪儀，坐庭際，使家人祭奠哀泣，岸然飲啖以為樂。做明器象鼎彝盤盂，置几榻側。……

我的所聞可以和這些記載相印證，並對它們進行一些具體事例的補充。

而太后卻總向着和親王，處處偏袒他，這也是乾隆沒奈何的地方。如當時的造幣局在北新橋路西，即現在的第五中學一帶。當時的銅錢，一面鑄有滿文的「寶泉」二字，一面鑄有漢文的「大清通寶」字樣，所以又稱「寶泉局」。錢鑄好後，由北新橋往南，經鐵獅子胡同（今張自忠路）東口運往戶部。鐵獅子東口路北的大宅子就是和親王的王府（即後來的段執政府）。那兒有兩個門，人稱東阿司門、西阿司門（音），晝啓夜閉，起守衛作用。一次，造幣局的車路過此地，和親王居然令人把所有的車馬通通由東阿司門趕進府內，關上大門，簡直如路劫一般。乾隆聽到後大怒，決心一定要嚴懲他一下。按律，截國庫的錢要根據情節輕重發配到遠近不同的地方。但考慮到太后的因素，又不敢真的把他發配得太遠，和大臣商議後，決定採取變通的方法，罰他去守護陵寢。第二天早上，乾隆到太后那裏請安，想把此事通報太后。只見太后沉着臉，連頭都不抬，只顧自己收拾東西。乾隆搭訕了半天，太后始終一句話都不說。乾隆只好耐着性子，問身邊的宮女：「太后這是怎麼了？」宮女答道：「您把和親王發去守陵，太后不放心，說了，『我怕和親王受不了，要收拾東西陪他一起去。』」乾隆聽罷，只有暗自叫苦，收回成命。乾隆一是怕消息傳出去，說太后讓自己氣跑了，二





▲ 和親王弘畫墨跡



▲ 和親王弘畫書寫的五字聯

是仍怕太后與和親王藉此機會勾結在一起。

後來太后還是不高興，也不和乾隆過話。乾隆只好再去找宮女打探虛實。宮女說：「太后說了，『沒見過金山、銀山是什麼樣。』」乾隆巴不得能找個機會討太后歡心，心想這回好辦，讓戶部多湊些金元寶、銀元寶往桌上一堆，不就得了嗎？果然就這麼辦了。太后遛彎兒時看到這堆出來的金山、銀山高興得笑了，真有點像「烽火戲諸侯」的翻版。不料接着跟乾隆說：「把這些都賞給和親王吧。他太窮，他但凡有錢何必截寶泉局的錢呢？」乾隆心裏叫苦不迭，連忙解釋說：「這都是我從戶部臨時借來，請您看着玩兒的。」太后仍然不依，鬧得乾隆一點辦法都沒有，最後只得全都賞給和親王。太后就這樣包庇、縱容和親王，他明明已是「富於他王」了，還要在乾隆面前為他哭窮。乾隆只能裝作順從，虛以周旋，但心裏的怨恨不言而喻，關係也只能越來越僵。直到乾隆三十年和親王死後，才算平靜下來。和親王工書，有《稽古集》傳世。

在乾隆時期，和珅是一個重要人物。和珅是一個極富機謀權術的人，在長期的仕宦過程中，權力越來越大，讓朝廷和群臣都感到有點尾大不掉了。為了籠絡他，乾隆把自己的女兒和孝公主賜婚和珅的兒子豐紳殷德。但乾隆只讓女兒稱和珅為丈人，而不稱公公，這樣一來好像自己這一方成了男方，成了女婿，氣勢上就能佔點便宜。這也算是一種皇威的體現吧。

乾隆早就說過，執政六十年後即遜政，把政權交給太子——就是後來的嘉慶皇帝。嘉慶只是乾隆的第十五子，為什麼能輪上他當皇帝？這裏面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深層原因。嘉慶的生母，據《清史稿》所記為魏佳氏，看起來是旗人的姓，因為旗人的姓常有「某某佳」氏，但「佳」實際上就是「家」，只不過改寫成「佳」而已，乾隆皇帝特別喜歡這樣改姓氏。現代學者鄭天挺的《清史探微》也持這種觀點。但實際上她並不是旗人。嘉慶的生母當是江南一個曲藝藝人，是乾隆三幸江南時看中的一位女子。後來，孫殿英盜清陵時，也盜開了她的墓，知道她深受乾隆寵愛必定有許多財寶。結果把她的鞋脫下來找寶時，竟發現她是小腳。眾所周知，旗人婦

女是不裹腳的。這個出土的實物鐵證，證明她一定是漢人，而不是旗人。所以，所謂的「魏佳氏」，不過是後派上的一個姓。魏佳氏被娶到宮中後，受到乾隆的特別寵愛，並生了一個兒子。自有歷史記載以來，凡后妃受寵，必然招致皇后的妒忌，爭風吃醋是後宮的鐵定法則和常規遊戲。最後魏佳氏被皇后害死，手法大概是灌毒藥。據說乾隆一次在南巡到德州時，曾和皇后有一次極為激烈的爭吵，皇后甚至提出要鉸髮，大有要出家為尼的架勢。封建社會提倡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絕不能隨意毀壞，旗人尤其重視頭髮，只有在父母死後，兒女才要剪下一縷頭髮放在父母遺體的手中。可見吵到要鉸髮的地步一定是非同小可，可能就是為魏佳氏之死而引發的。而乾隆對皇后的鉸髮非常氣憤，認為這是對他的要挾。後來就把皇后廢掉。魏佳氏死後，手下的人，為她安排的是水銀葬。這也大有深意。當年宋真宗的劉皇后迫害死宋仁宗的生母李妃，並掩蓋真相，說自己是仁宗的親母。當時以呂夷簡為首的大臣為了能長期保留李妃的遺體，就是為她實行水銀葬，並按皇后的等級為她穿戴。劉皇后知道後大鬧，呂夷簡對她說，這實際上也是為了保護你們劉家。等到劉皇后死後，大家才告訴仁宗真相。仁宗到寄存李妃靈柩的廟裏打開棺材一看，果然面色如生，全身皇后裝束，仁宗為之大哭。但荒唐的是，仁宗居然不知怎麼處置這件事，不知是否該認自己的生母為太后，又覺得劉皇后終究厚葬了自己的生母，這正如呂夷簡所說，實際上保全了劉皇后。當年孫殿英盜墓後，也有魏佳氏面色如生的記載。可見確實施行的是水銀葬，這也從側面證明，當時是有意地模仿前例，把她按皇后的規格下葬的。乾隆終究比宋仁宗明白，他所心愛的妃子被皇后害死了，他就格外喜愛、加倍珍惜她的兒子，進而決定傳位於他。這就是嘉慶皇帝。而乾隆廢掉皇后後，真是心灰意冷，再也不想立正宮。有一次他到熱河的避暑山莊，一位老學究，說穿了就是一個迂腐的書獃子，還拿出那套封建倫理向乾隆建議，說什麼後宮不可無主，應該續一位正宮母儀天下。他以為端出這樣一套堂而皇之的諛詞來拍馬一定能得賞，不想，氣得乾隆差點把他殺了。

話說回來，到了乾隆六十一年時，乾隆果然對外宣佈遜政給嘉慶，朝野就改稱嘉慶元年，但在宮中仍繼續用乾隆年號紀年，為避弘曆的「曆」字，不稱「時曆書」，而稱「時憲書」，繼續按乾隆六十一年、六十二年往下排。這說明乾隆雖然偏愛嘉慶，但自己並不想輕易撒手，真的遜政，而是要繼續把持朝政，親裁一切大小事宜。上朝時依然坐在寶座上，而嘉慶只能站在一邊，所以和珅仍然得到重用。

一回，在朝堂上乾隆與和珅商議選派誰去補現在的某些出缺，嘉慶照例只能在旁邊聽着，而這二位偏偏不說正式的人名，全用什麼「大么」「么天」「大天」「虎頭」之類的骨牌名來代替。他們倆當然是心照不宣，但嘉慶聽起來卻是一頭霧水。下來後，嘉慶就問和珅：「你們剛才說的都是誰？」和珅卻不以為然地說：「我們爺倆兒的事，您就別問了。」從乾隆這方面來說，他明知嘉慶不會清楚這些骨牌名都代表誰，而偏要這樣說，就是有意不讓嘉慶知道；從和珅這方面來說，作為佞臣，就要討主子的歡喜，處處表現對主子的忠心，既然主子不願直呼其名，自己也就不好把機密泄露出去；但作為新主子，嘉慶沒頭沒腦地在臣子面前碰了這樣一個軟釘子，心裏不能不窩一肚子火。

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：乾隆在一次談話中，流露出想把原來上書房的師傅，後因故放外任的朱珪重新調回京城，主持「閣務」。嘉慶與朱珪有師生之誼，關係親密，聽說這個消息後，自然很高興，就寫了一首詩給他，表示祝賀。不料，這事讓和珅知道了，竟把這首詩抄給了乾隆，並煽風點火地說：「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。」和珅的目的很明顯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權高蓋主，得不到嘉慶的好感。如果嘉慶一旦接管了實權，絕沒有自己的好果子吃，趁他還沒接管大權，扳倒他也不是一點希望沒有。如果另立一個年輕無能的新主子，也許還能控制住局面，繼續掌權。乾隆拿到這首詩後果然大怒：一來我還沒正式決定，你就先透露出去，法度何在？二來這確實有向手下親密大臣賣人情的嫌疑，以便培植自己的勢力。要知道，凡老皇帝到後來，他最大的對手或敵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兒子。他們都

怕自己的兒子因急於登基反過來把自己廢掉，或者另立一套，把自己的既定方針否掉，所以太子在沒登基前總有被廢的危險。現在乾隆也不例外，他也把這件事與廢立聯繫在一起。於是召集重臣商議如何處置這件事，並把嘉慶的詩當庭示眾。當時的權臣除和珅外，還有阿桂、董誥等。阿桂是實力派。雍正時，朝廷實行「改土歸流」的政策，即把西南一帶世襲執政的土司，改為朝廷指派輪換行政的流官。當地土司不滿而紛紛造反。阿桂就是最後攻克四川一帶大、小金川，平定叛亂的功臣。當時他動用了大量的火炮，這在那時可是克敵制勝的法寶，一般的部隊、一般的情況，不會有這樣的裝備，可見阿桂當時的地位。解放戰爭前，從北京城到西山的路兩旁，還可以看到很多舊時的炮樓、碉堡，那都是為阿桂練兵進行實戰演習修建的。但阿桂是武將，這次該文臣出馬了。在乾隆的追問下，董誥經過一番思考只說了五個字：「聖主無過言。」這話可理解為：英明的君主從來沒有說過錯話；也可以理解為：不要讓臣子認為君主說過錯話。非常含蓄而巧妙地提醒、告誡乾隆：您既然已經決定立嘉慶，就不能輕易改變，否則前邊的決定不就成了出爾反爾的「過言」了嗎？這就冠冕堂皇地堵住了乾隆想要提出廢立的嘴，乾隆聽罷也只能默默無語，以別的理由不再召朱珪入京，並囑咐董誥以後要好好為自己輔佐嘉慶。沒想到和珅沒能藉這個機會扳倒嘉慶，反而使一些老臣更死心塌地站在嘉慶這一邊。

當然和珅也不會只把賭注下在一邊，他也會抓住機會討好嘉慶，以表示自己早有擁戴之心。早在乾隆六十年，乾隆準備正式冊封嘉慶為皇太子，但還沒正式公佈時，和珅得知後，就搶先向嘉慶獻上一柄上等成色的如意，以表擁戴。但這根稻草救不了他的命。據說，嘉慶接過來瞥了一眼，狠狠地把它摔在地上，摔得粉碎，大聲質問道：「宮裏都沒見過這麼好的東西，你怎麼會有？」言下之意，你這貪官貪得也太出格了。

乾隆六十四年，乾隆死去。嘉慶作為兒子，當然要舉哀服孝，按一般的官員，須丁憂三年，但國不可一日無君，所以宮中另有一套說辭和規矩，喪期可以通過巧妙的解釋而縮短，一天頂好多天，有如現在的打折。

所以嘉慶很快就正式即位親政了。親政後頭一件大事就是解決和珅：先讓王念孫上書彈劾和珅種種不法之狀，然後由嘉慶下達交刑部嚴查的命令。拿入刑部後，嘉慶還沒敢馬上殺他，因為他畢竟在朝野上上下下經營了那麼多年，到處都是他的黨羽，就像崇禎一開始不敢貿然殺掉魏忠賢一樣。而和珅還在獄裏作詩，向嘉慶表示懺悔。但嘉慶最終還是沒放過他，宣佈他犯有二十大罪。這真叫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」。而有諷刺意味的是，第一條大罪就是：「蒙皇考冊封皇太子，尚未宣佈，和珅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遞如意，以擁戴自居。」可見嘉慶對和珅表面擁戴，實則反對，是多麼的痛恨。最後，賜帛令其自盡。而嘉慶的另一項命令就是急召朱珪入朝，任上書房總師傅。

這是和珅的必然下場。有一件事最能說明這一點：當嘉慶還沒被正式立為太子，和珅還沒倒台，權勢如日中天時，眾皇子中就出現這樣一個笑談：某阿哥很有自知之明，深知自己絕對不可能當太子，就對其他阿哥說：「眾位哥哥，如果老皇殞天了，你們都有繼承王位和宮中財富的可能，我自知沒那樣的好命。就說那機會多如雨點，也落不到我頭上。我只有一個請求，哪位哥哥將來當了皇帝，請把和珅住的宅子賞給我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試想，在那個時候，眾皇子就惦記上和珅的府第了，他得不倒台嗎？這位阿哥最後真的如願以償，不但如此，而且在日後朝廷激烈、殘酷的傾軋中，居然能安然無恙。因為他早早表示只在財物上有貪心，正表示在政治上沒野心，這樣，所有在政治場上爭鬥的人誰也不會拿他當對手，他於是得以保全。歷史上這類的事情很多。李後主被俘後，日日思念他舊時的「無限江山」、故苑的「雕欄玉砌」，所以吟詠方畢，牽機（毒藥）遂至。正因為他讓別人擔心還有政治上的不甘心。而蜀後主劉禪，被俘中原後，每日樂不思蜀，反而得以盡其天年，正因為在別人眼裏他再也構不成政治威脅，而統治者怕的恰恰是這種政治野心，腐化墮落對他們並無所謂，權位才是最重要的。僅從苟全性命這點上說，誰能說這種人不正是「大智若愚」呢！

歷史上有「康乾盛世」之說。據我看來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康熙時代最為強盛，雍正次之，乾隆最差。康熙收復台灣、平定噶爾丹、力敗沙俄，簽訂《尼布楚條約》，使中國的版圖空前絕後的廣闊，制定了開明的民族政策，重用漢族知識分子，大度而主動拜謁明孝陵，消除了明末遺老的對立情緒，穩定了人心；推行寬鬆的文化政策，優待人才，並注重選拔人才，促進了清代的文化建設和學術發展。這種勢頭在乾隆前期還得到保留，乾隆本人也算勤勉。但到了乾隆三十七年以後，情況就截然不同了。這一年川楚「教匪」開始起事，此後愈演愈烈，說明政治統治已發生危機。這一年開始修《四庫全書》。《四庫全書》本身是一部了不起的書，但乾隆修《四庫全書》的重要目的是推行文化專政，鉗制文人的言論和思想。所以自雍正以來興起的文字獄愈演愈烈。大批的學術著作和文學創作被封殺，大量的學者和文人被殺的殺，剛的剛，株連的株連，滅門的滅門。這說明他預感到思想統治也發生了危機，神經變得極為脆弱。這一年開始編纂《貳臣傳》《逆臣傳》，將明朝入清繼續為官的人，如錢謙益、朱彝尊、毛奇齡等都列入貳臣，把在清朝封官後又反清的人，如吳三桂、耿精忠等都列入逆臣，這說明他對文武大臣和各種人才已存有嚴重的戒備之心，不再想如何利用他們，而是想如何防範他們。到了這種地步，「康乾盛世」也就走向窮途末路，而中國封建社會最後的繁榮期也逐漸走向盡頭了，封建社會的滅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### 三、我的幾位祖上和外祖上

我的曾祖叫溥良，到他那一輩，因爵位累降，只封了個奉國將軍，俸祿也剩得微乎其微，連養家餬口都困難。如果僅靠襲爵位，領俸祿，只能是坐吃山空，維持不了多少時候。生活逼迫他必須另謀生路。按清制：有爵位的人是不能下科場求功名的。我的曾祖便毅然決然地辭去封爵，決

心走科舉考試這條路。所幸，憑着良好的功底，中舉登第，入了翰林，先後任禮藩院左侍郎、戶部右侍郎、督察院滿右都御史、禮部滿尚書、禮部尚書、察哈爾督統等職。其實，他最有政績的還是在江蘇學政（相當於現在的江蘇教育廳廳長）任上。最初，他被任為廣東學政，赴任時，走到蘇州，住在拙政園，正趕上八國聯軍入侵中國，西太后母子匆匆逃往西安，按規定他應該先到朝廷去述職，但此時正值戰亂，不能前往，於是又改派為江蘇學政。他是一位善於選拔、培育人才的人。凡當時江蘇有名的文人學者，大多出其門下。我日後的老師戴綏之（姜福）就是他任上的拔貢。又如張謇（季直），他家與翁同龢家為世家友好，翁同龢曾特別寫信囑咐我曾祖父務必安排好張謇。翁同龢曾任同治、光緒的老師，並幾乎任遍六部尚書，還任過中堂，也算是一代名臣，現在來親自過問張謇的前程。這封信現在還在我手中，因為文筆好，說的又和我家的事相關，我至今還能背下來：「生從事春官，目迷五色，不知遺卻幾許雋才，賢郎其一矣。生有極器重之通家，曰江南張謇，孝友廉謹，通達古今……」翁同龢做過禮部尚書，按《周禮·春官》記載，春官為六官之一，掌禮法、祭祀，後來就成為禮部的代名詞。所謂「目迷五色，賢郎其一」，是對上次科考，沒能看準，因而遺漏了令郎（即我祖父）而表示歉意。我曾祖也是翁同龢的門生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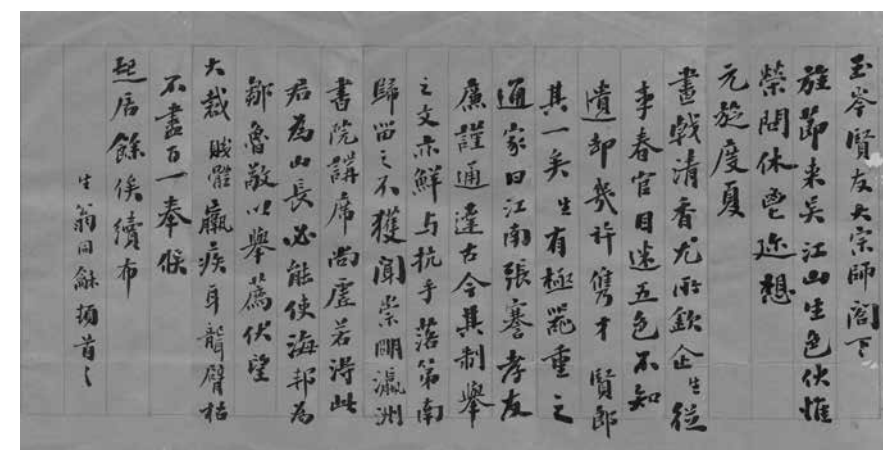
▼ 啟功曾祖父溥良寫的扇面



這封信寫得又這樣富於暗示性，豈敢不聽？於是就安排張謇做崇明書院的山長。過了兩年，到下一次省試時，他和我祖父兩人果然高中，張謇拔得狀元，我祖父考中進士，入翰林。

顯然，張謇和我祖父的中第與翁同龢的特意安排有關，說白了，這就是當今所說的「貓膩」，但這在當時也是公開的祕密。狀元是要由皇帝欽點的，一般情況下都由閱卷大臣排定。他們認為好的卷子，就在上面畫一個圈，誰的圈多，誰就排在前面。前十本要呈交皇帝親自審查，閱卷大臣把他們認為第一的放在最上面，皇帝拿起的第一本就是狀元了。下邊的就是榜眼、探花，以此類推。其他級別的考試也如此，但也有例外。如乾隆時，有一位尹繼善，他是劉墉的學生，曾四任兩江總督。兩江是清朝財政的主要來源，尤其是鹽政，再加上錢、糧，有大量的收入，因此兩江總督是朝廷和皇帝非常倚重的要職。某年會試，尹繼善參與主持，準備錄取的狀元是江蘇人趙翼（甌北），他本來學問就好，又是軍機章京，最了解考場的內情，知道什麼文章最對路數。但乾隆覺得江蘇的狀元太多了，想換一個別省的。他特別喜歡尹繼善奏摺上書一類公文的文章，又知道這些文筆

▼ 翁同龢寫給啟功曾祖溥良的信



都出自尹繼善手下的幕僚陝西人王傑（偉人），便特意問尹繼善：「你們陝西有狀元嗎？」「王傑這個人怎麼樣？」意思是想取王傑，並以此來獎掖尹繼善，或者說得更直白些，就是拍尹繼善的馬屁。為了政治的需要，皇帝有時也要拍大臣的馬屁。尹繼善自然順水推舟，於是改取王傑為狀元，而把趙翼取為探花，為此趙翼始終耿耿於懷。但科舉要服從政治，這是明擺着的道理。

話說回來，張謇也確非等閒之輩。他入仕後，覺得在官場上混沒前途，就主動棄官經商，去搞實業，成為洋務派中的重要一員，用現在的話說就是「下海」了。他反過來對翁同龢也有很大的影響，翁同龢的那些較新的思想、知識，多是從張謇那兒來的，頗有點像康有為的許多東西都是從梁啟超那兒販來的一樣。而翁同龢為此在守舊派眼中逐漸被視為異己，不斷受到排斥。

我曾祖遇到的、最值得一提的是這樣一件事：他在任禮部尚書時正趕上西太后（慈禧）和光緒皇帝先後「駕崩」。作為主管禮儀、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員，在西太后臨終前要晝夜守候在她下榻的樂壽堂（據史料記載當作儀鸞殿）外。其他在京的、夠級別的大臣也不例外。就連光緒的皇后隆裕（她是慈禧那條線上的人）也得在這邊整天伺候着，連梳洗打扮都顧不上，進進出出時，大臣們也來不及向她請安，都惶惶不可終日，就等着屋裏一哭，外邊好舉哀發喪。西太后得的是痢疾，所以從病危到彌留的時間拉得比較長。候的時間一長，大臣們都有些體力不支，便紛紛坐在台階上，哪兒哪兒都是，情景非常狼狽。就在宣佈西太后臨死前，我曾祖父看見一個太監端着一個蓋碗從樂壽堂出來，出於職責，就問這個太監端的是什麼，太監答道：「是老佛爺賞給萬歲爺的塌喇。」「塌喇」在滿語中是酸奶的意思。當時光緒被軟禁在中南海的瀛台，之前也從沒聽說過他有什麼急症大病，隆裕皇后也始終在慈禧這邊忙活。但送後不久，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監小德張（張蘭德）向太醫院正堂宣佈光緒皇帝駕崩了。接着這邊屋裏才哭了起來，表明太后已死，整個樂壽堂跟着哭成一片，在我曾祖父參與主持

下舉行哀禮。其實，誰也說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麼時候死的，也許她真的挺到光緒死後，也許早就死了，只是祕不發喪，只有等到宣佈光緒死後才發喪。這已成了千古疑案，查太醫院的任何檔案也不會有真實的記載。但光緒帝在死之前，西太后曾親賜他一碗「塌喇」，確是我曾祖親見親問過的。這顯然是一碗毒藥。而那位太醫院正堂姓張，後來我們家人有病還常請他來看，我們管他叫張大人。

說到這，不能不說說西太后和光緒這兩個人。後人都很同情光緒而痛恨西太后，認為如果當時能把西太后廢掉或幹掉，讓光緒執政，中國就會走向強盛、萬事大吉了。其實不然，光緒是個很無能的皇帝。他生於深宮，長於婦人之手。在西太后的壓制下，不能隨便說，隨便問，隨便做，還要隨時提防被廢。因為已有他的皇儲「大阿哥」溥儀被廢的事情發生了（據說溥儀後來很潦倒，成天出入後門橋一帶的茶樓酒肆，不知何時默默死去）。所以光緒並不懂國事，更沒有實際有效的管理國事的本領和經驗，也並不真正懂得如何維新變法。在那矛盾重重、內外交困的局面下，即使他上台，也不可能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。

而慈禧這個人卻很厲害，她有手段，有魄力，敢下手。咸豐死後不久，她就敢把當時最有權的宗室領袖肅順在菜市口殺掉。據李越縵（李慈銘）《越縵堂筆記》的記載和分析，慈禧殺掉肅順的根本原因，是因為肅順看不起她，認為她只不過是咸豐的偏宮。她用人有一套，在朝廷上有意不安排自己家族的人，而是用夫家的人。按清制：慈禧做了皇后，她們家的人，如父親、兄弟都可做承恩公，清初封為一等公，乾隆時才降為三等。娘家稱桂公府，當時掌事的人叫桂祥。但實際上，桂公府的人都沒任過什麼要職。當年英法聯軍打到北京後，咸豐皇帝帶着東太后慈安、西太后慈禧及太子同治，逃到熱河。英法聯軍撤出北京後，咸豐明確地吩咐西太后帶着她生的兒子同治回北京，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準備再回朝執政，而把大權交給西太后和同治了，這也正是西太后日後能獨掌大權的原因。而咸豐最後在熱河自殺了，至於具體怎麼死的不知道。但他指着同治對慈禧特意

說的「你帶着他走吧」的話，用意是再明顯、再清楚不過的了。這恐怕也是史書中缺載的。而同治死後的光緒純粹是個傀儡，指望他能改變中國的局面和命運是不可能的。

慈禧死後葬在東陵。按清制：皇帝死後，他墓室的門就封上了，之後其他的嬪妃就不能與他合葬，而只能單修一座墳墓。後來西太后的墳被軍閥孫殿英盜開了，盜走了無數的珠寶。在此之前，他們先盜了乾隆的墓。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，尤其引起宗室之人的震怒。載濤寫過專門的文章記載過這一事件，我在《世載堂雜憶》中還讀過徐埴、陳儀等人的有關文章，文中記載盜墓後，慈禧的遺骨被赤裸裸地扔在棺材蓋上。解放後我也去參觀過乾隆陵和慈禧陵，才知道皇室的棺材是怎樣的情景。一般滿人的棺材是平頂的，順着兩個坡下來，前邊有一個葫蘆，釘在合葉上，打開後上邊可以掛貂皮，這當然要夠等級才行。而陵墓裏的棺材實際上就是一個長方形的大躺箱，裏邊可放置袍褂衣物，外面沒有其他的裝飾。出殯時現拿木頭片釘在棺材外，使兩邊呈坡狀，而到了陵墓內，就只保留躺箱了。翁同龢的日記曾有詳細的記載，其中即說到東太后慈安死後就是裝在躺箱裏的。

慈禧的諡號是「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羨崇熙皇太后」，墓中還有一小牌位，寫着「配天興聖」四個字，《清史稿》缺載。難為他們是怎麼想的，幾乎把所有好詞都用上了。我前面引用過我文章中的一段話：「後世秉筆記帝王事跡之書，號曰『實錄』……實錄開卷之始，首書帝王之徽號，昏庸者亦曰神聖，童駮者亦曰文武，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實矣。」西太后雖不是昏庸、童駮的問題，但加上如此多的桂冠，這也是「實錄」不實的典型例證之一。

我的大曾祖溥善襲奉國將軍，沒下過科場，也沒做過什麼大官。我的三曾祖，也襲奉國將軍，他和我曾祖一樣，也決心走科考道路，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仕途。但他覺得自己的漢文不行，便習滿文，考武舉，補滿缺，後來他還主考過滿文，最後官至翰林。

► 清東陵



► 清東陵墓室